

離騷發微



離騷鼓微

魏炯若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·成都



封面题字：刘 东 父

装帧计设：盛 寄 萍

离 骚 发 微

魏 炯 若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77千

1980年1月第一版

198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,600 册

书号：10118·191

定价：0.46 元

前言

一、《离骚》的写作时间

要对《离骚》作一点发微的工作，肯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先决条件。

屈原历史的权威资料是《史记·屈原传》。《离骚》本身虽是文学作品，也可以起到重要的旁证作用。

《离骚》的写作时间，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：一、在楚怀王时被疏之后。二、在楚襄王时被放逐的前夕。根据都是《史记》。

《屈原传》谈及《离骚》的地方，分在两处。一处是在被疏后：

“王怒而疏屈平。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。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……”

下面用“屈平既讎(黜)”四字，遥接“王怒而疏屈平”句，又继续叙述屈原的历史，到“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，屈原既嫉之。”下面紧接着说：

“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，覆之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”

下面又用“令尹子兰闻之大怒！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。顷襄王怒而迁之”一段话，遥接“屈原既嫉之”句，又继续写屈原的历史。

根据前面一段，或根据后面一段，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。

关于这两种说法，后者，即《离骚》作于顷襄王怒而迁之的前夕的说法，在近代几乎成了权威性的意见。但是，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。

传文“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”，明白地写在“王怒而疏屈平”的下面，这是前说的明确不过的证据。但在“顷襄王怒而迁之”的前夕，即“屈原既嫉之”的下面，只是说“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”，并未提顷襄；而且《离骚》全篇，没有一句话涉及怀王死，也没有一句话涉及怀王以后，这又是前说的一个十分明确的证据。

后说的主张者说，前后两处插叙，都是谈的一个《离骚》内容，只是分成两半罢了。这种说法虽然由来已久，但对为什么《屈原传》要把叙述《离骚》内容的话分开放置两处这一问题，还从来没有过满意的答复。须知《屈原传》的最后一

段插话，即“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”一段，并非是以叙述《离骚》内容为目的。这一段的插入，是为了说明屈原作《离骚》想使怀王觉悟，由于怀王终不觉悟，才闹到“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”。前人误解了这一段话的内容，才产生一段话分开放置两处的错误认识，并又从而产生把《离骚》写作时间后移的错误。

持后说的人，还认为“令尹子兰闻之大怒”，是“闻”屈原作《离骚》。但是如前所引，《屈原传》有关《离骚》的两段话，都是插入的。前一段后面紧接着的“屈平既讎”四字，是遥接前面“王怒而疏屈平”。后面一段之后，紧接着的“令尹子兰闻之大怒”，也是遥接前面“屈平既讎之”。这就很明显，令尹子兰所“闻”的是“屈平既讎之”，而不是“闻”的屈原作《离骚》。

正确的屈原作《离骚》的时间，应当根据《屈原传》：“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”这句明确的话，定在“王怒而疏屈平”之后不久。写作时间的决定，对于《离骚》的内容的认识有绝大关系。

二、《离骚》的内容、写作动机和效果

《离骚》的形式虽简单，内容却很复杂，概括说来，即第一、屈原向楚怀王解释他的政治主张和设施的用意；第二、这些政治主张和设施对楚国的关系；第三、控诉谗害他的“党

人”对楚国的危害。这些东西，在《离骚》这部文学作品中，就如金之在矿，玉之在石，待人发掘。

了解了《离骚》的内容，屈原的写作动机，就已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屈原由于刚刚被疏，因此才急于为自己辩解。第一、希望怀王能够保留他所建立的已经成为法令的政治设施，不要毁弃；第二、他培养了一批能够执行他的政策的人材，希望能够保留下来，作为楚国政治上的骨干；最后才是他自己。关于他自己，《离骚》里边谈得很不具体，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知道，他是希望留在怀王身旁，作为怀王的顾问的。

从《骚》文中可以看出，当时他的政治设施还没有被废弃，他所荐引的人材，也还没有被斥退，还有万一挽回的希望。这就是屈原写作《离骚》的动机。要是被疏已久，楚国的政治和人事已成新的定局，还这样刺刺不休地讲一些已成历史的故事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再若是到了顷襄王时代，还在谈隔了一个时代的、三十年以前的事，甚至还在责怪某些人变了节，这就简直要使人骇怪了。

写作动机明确了，《离骚》的探微方向就出来了。

至于效果，可以从两个方面谈：空内的《离骚》。

第一个方面：屈原作《离骚》的希望落空了。《屈原传》中说：“虽放流，眷恋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，覆之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见怀王

之终不悟也。”这就是落空的证明。司马迁的话，很明显是针对《离骚》后半篇欲往观四荒，又再三地推迟的情况说的，主要是在于说明屈原希望怀王一悟，使楚国“户服艾以盈要”的风俗来一个大改变。所谓“三致志焉”，也主要在后半篇。“虽放流”的“虽”字，应该解作“纵然是”，就是说即使把我放流，我仍然希望君能一悟，俗能一改。但是，怀王由于“不知忠臣之分”，分辨不出忠和奸、善和恶，终于“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。”

第二个方面：《离骚》描绘出了世纪末的楚国上层社会；同时也就典型地反映了整个六国的上层社会。

表现世纪末最突出的是：“保厥美以骄傲，日康娱以淫游。”这种人象夏代的桀一样“纵欲而不忍”。由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来日无多，就不免和周代的这类人一样：“且以喜乐，且以永日”（《诗·唐风·山有枢》）。

其次一类是：“偃规矩而改错”，“背绳墨以追曲”的人。他们主张画圆不用规，画方不用矩，也即是说，他们强说不圆的才是圆，不方的才是方；他们主张背弃绳墨，也即是说，直的不美，曲的才美。这一类人，敢为大言，妄图欺世盗名，变白为黑，错误地自认为可以横行一世。这是一种为了个人利益，不惜毁弃国家民族的一切宝贵财富的傢伙。

第三类人是：为了“贪婪”而“竞进”，为了竞进而“嫉贤”，为了嫉贤而“谣诼”（造谣），又为了达到这一切而“好朋”。“好朋”，即是他们有一个上下勾结，左右串

联，以达其贪婪目的的政治集团。

这种世纪末的现象，不仅楚国，实际弥漫于六国的上层人物中。控制政权，集中财富，谋害善类，弄得来民穷财尽，社会思想混乱，使得六国君主，都免不了和楚怀王同样的命运。从《离骚》中，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楚国（包括六国）破灭原因的第一手资料。

三、《离骚》的男女主题

《离骚》的男女主题，历来就引人注目。

汉朝淮南王刘安的《离骚传》说：“国风好色而不淫。”已经提出了这一点。东汉王逸在《离骚序》里说得更具体：

“《离骚》之文，依诗取兴，引类譬喻，故……灵修、美人，以媲（比）于君，宓妃、佚女，以譬贤臣，……”

不过，刘安仅仅是提出了问题，王逸也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这是比兴。对于男女主题这一点，却是存而不论。

楚民歌多是男女主题。《九歌》是祭神的歌词，尚且使用男女主题；《离骚》的创作，发展了楚民歌，连它的男女主题一起吸取，一起发展，变男求女为女求男。宋朝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，在“夫唯灵修之故也”下注说：

“灵修，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，盖妇悦其夫之称，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。”

看来宋朝人已经发现了《离骚》用女求男为比喻这一事实。

《离骚》女求男这一男女主题，用第一人称女。女自说：“自己既有‘内美’，又能‘好修（喜爱修饰）’”。并以这‘好修’的好习惯要求所爱的男子，为这男子设置“四辅”（“忽奔走以先后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”王逸注：“奔走先后，四辅之职也”），用来辅助并约束这男子的行动。可是，这个男子认为此女对他的约束（“鞿鞢”），使他很感不便，因此，和此女争宠的其他女子的谗言，就得到乘隙而进的机会。她们进谗说：这女子的装饰太不时髦，画的眉又太妖淫（“蹇吾法乎前修兮，非时俗之所服。”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”）。男子听信谗言，毁弃旧约，另结新欢（“初既与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”）。这就是《离骚》前半篇所叙述的基本事实。

后半篇说，这个被遗弃的女子，更重新整顿她所佩带的香草（即被人毁谤为不时髦的装束），准备去“往观四荒”，到各地去寻求和自己这种修饰主张相同的人。她的亲姐姐知道了，责骂她顽固，不能随和。这女子就去请求舜给她判断是非。舜的判断说，她所行的是“中正”。因此她决定出发去“往观四荒”。

可是，临行她又改变了主意，借口说天太晚了，要稍停一停，再作最后努力，希望挽回爱情。她去请了许多有名人

物替她向男方疏通，可又全被争宠的人所阻挠，不得和男方见面。这一来，她已经是不得不走了。

可是，她又放心不下：竟自没有一个能了解她所主张的美的标准的女子留在国内，因此想趁这时在下一代妇女中深入寻求一次。结果又全遭失败。

可是，她还不愿立即起程。她想，自己本来就是不忍离开楚国的，但是周围环境又实在难于忍受。怎么办呢？人事已尽，且听天命吧！就去请巫师灵氛替她占卦，请求神为他决定出国去是否吉利？灵氛占了卦，说：“吉”！

可是，她仍旧在犹豫。灵氛为了使她相信，又替她降巫咸神，告诉她为什么吉的缘故。她在神灵的感召之下，自己也作了反省：风俗已经大变，自己既不愿放弃自己的美的理想去迎合不合理的风尚，留在楚国也就毫无用处。经过反省，才最后下了决心，准备远行。

准备好粮食和车马，拟定了所走的路线，派出了打前站的人马，到指定的地点等待。自己则在饯行的筵宴上，听歌看舞，以消遣离别之忧。

最后上路了。驾着八头龙马（马八尺以上为龙），乘着有画云的旗帜的车子飞上了太空。这时，御车的仆夫在悲哀，驾车的马也在怀恋故土，仆和马都蜷缩着头，去回望那将要与之永别的家乡，忘了前进。

这就是后半篇所表现的，屈原再三不忍离开生长自己的楚国的感情。

《离骚》由于篇幅宏大，内容丰富，兼之正喻夹写，很不易理出一个线索。而男女主题就是一根自然的线索。理着这一条线索，文章的结构、内容，正喻夹写的方法，以及后半篇的“翻空”“出奇”，都可以收到振裘挈领的效果。

四、《离骚》的名义

《离骚》这个命题的含义，主要的说法有二。司马迁说：“《离骚》者，犹离忧也。”班固说：“离，犹遭也；骚，忧也。明己遭忧作辞也。”（《离骚 赞序》，见《楚辞章句》附录）。

《史记索隐》引应劭曰：“离，遭也。骚，忧也。”这是误以班固说强加于司马迁。王逸《离骚序》说：“离，别也；骚，愁也。”这个解释和司马迁是一致的。古代人训诂的成例是，常训不加解释。司马迁只解骚字，就是说离字是离别的常训。《离骚》说：“余既不难乎离别兮，伤灵修之数化！”上句言离，下句言忧，这就是屈原在文章中自己点题。离别楚王之忧，既概括了《离骚》全文，又突出了屈原自己的写作动机。

班固训《离骚》为“遭忧”。“遭忧作辞”，就仅限于抒写一己的穷愁。这只能是班固本人的思想。他先这样曲解题义，然后就根据他的曲解来提出批评，说屈原“露才扬己”，“强非其人”（《离骚序》，见《楚辞补注》）。班固这一论点，也

有根源，那就是汉朝扬雄的《反离骚》：“知众嫔之嫉妒兮，何必扬暴之蛾眉”（嫔，美貌，音户。暴，枉死之名，音雷）。这是秦汉以来封建权力愈集中，统治者愈成为不可触犯以后的思想反映。屈原作《离骚》，使人讽诵（《文选》五臣注、刘良有此说），意思当然在于使王闻之。楚怀王在当时，并没有感到触犯，而汉朝的扬、班二人却感到了触犯，可知他二人的思想是够不上了解屈原的。而屈原所斥责的“量凿正枘”，“周容为度”，却正是他们这样的人。

近代有人解《离骚》为“牢骚”，就意义的内涵看来，还是属于班固说的一系。

五、《离骚》的源和流

《离骚》的文艺形式来源于楚民歌，这是毫无异议的。不过民歌都是小唱，被屈原扩展成了大篇。

至于内容，我认为应出于周诗中谈政治的雅诗。淮南王《离骚传》说：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”就是说的《离骚》出于周诗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说：“昔周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以止王心。”这首诗是《诗经》三百篇里所没有的逸诗。但是楚右尹子革却能背诵。可以知道楚人重视周诗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申叔时回答楚庄王问教育太子的问题，就有“教之诗”的建议。可以

知道楚王的上代就曾经用诗教太子。不过所教的诗，当然不是现在看见的周诗三百篇，不过周诗也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。楚国君臣都重视周诗，确有踪迹可寻。

屈原熔铸楚歌与周诗而自铸伟辞，这是《离骚》的源，但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源，就是楚国的社会。屈原生当秦国国力上升、六国国力下降的大转变时期，又亲身经历了楚国政治社会大动荡的剧烈斗争。《离骚》描绘了此一斗争，从而显现了楚与六国之所以衰落、所以灭亡的根本原因，并从历史总结中展示出国家兴与亡之不同的道路，明示楚国前途的两种选择。其论据虽限于封建及其前之社会现实，然以善于总结之故，其意义乃更广大。

屈原以后的作者，例如宋玉，在技巧方面未始没有发展，而于内容，则不免“量凿而正枘”或“保厥美以骄傲”。司马迁在《屈原传》里说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；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”，也即是谈的这一情况。《楚辞》这一文章体裁，竟自成为屈原一出，即至高峰；屈原一死，渐入衰亡。主要的原因，只怕在于封建统治愈巩固，文人的思想水平愈下降。高峰在前，后无可继，自然就只有走向衰亡。

六、《离骚》的形象思维

毛主席一九六五年《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》说：

“诗要用形象思维，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，所以比、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。”梁朝的刘勰认为“比显兴隐”，即是说：比、兴在运用形象以表达作者思维方面，是相同的；只不过一显一隐，因而有了不同的两个名称罢了。

在《诗经》这部东周时代（前770—256）的诗歌总集里，比兴已大量出现（所传周代以前的诗不尽可靠），到《离骚》达到高峰。《离骚》全篇，纯用比兴写成。前文“男女主题”一章，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情况。《离骚》的后半篇，把千愁万恨只是为了楚国这一点意思，用形象的手法描述出来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篇大作。

这里只准备谈一个“美人香草”的比兴问题，和一个“奇正还相生”的正喻互换地位的问题。

“美人”一词，在《离骚》只一见。自汉以来都说是比喻君主；细察文理，实际是屈原自指（近人刘永济《楚辞通笺》也持这一论点）。前人所谈“美人香草”的美人，可能是指的宓妃、佚女之流。这里就只谈“香草”。

《离骚》里显现的屈原形象，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：他头上戴的是香花所制的发发高冠，身上披的，腰间佩的，全是香草香花。事实上还不止此，他饮的是花露，食的是菊的落花，连拭去泪痕用的，也是香草。

“扈（披上）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”

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不吾知其

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长余佩之陆离。”

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

“览茹蕙以掩涕兮。”

饮露餐英，意思在“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，长颀颀亦何伤。”只要保持思想感情的美好，饿得面黄肌瘦也在所不惜。茹蕙掩涕，表示虽在最痛苦时也不离开所坚持的道德标准。虽是凡香草都代表了屈原的美好理想，但穿在身上的和佩在腰间的，在文中出现得最多，从而知其重要。象扈离纫兰，就代表了屈原的“修能（态）”。这个道德的范畴，包括了个人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各个方面。屈原是把它看作小之个人的人格修养，大之社会风俗的改变和国家政策方针的正确和完善的重要基础的。

因此，屈原就用它来贡献给怀王：

“昔三后之纯粹兮，固众芳之所在。杂申椒与菌桂兮，岂惟纫夫蕙茝。”

他还劝怀王要“抚壮弃秽”。壮，指的是枝叶茂盛的香草。这些都是指的人材。

他又用来赠送朋友：

“溘吾游此春宫兮，折琼枝以继佩。及荣华之未落兮，相下女之可诒。”

这指的是政策方针。

屈原又亲自动手培植这些香草：

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。冀枝叶之峻茂兮，愿俟时乎吾将刈。”

屈原所穿着和佩带的香草，又不断地随时都在增加新的品种：

“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吾与。朝搴阹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。”

他每遇到一次挫折，就一定要检查一次他的“修能”：

“既替余以蕙纕兮，又申之以揽芷。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

对他所培植的“众芳”也要检查：